

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1}

吴清¹ 李细归² 吴黎^{*3} 陈帅²

(1. 肇庆学院旅游管理系, 中国广东肇庆 526061;

2.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中国湖北武汉 430079;

3. 肇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中国广东肇庆 526061)

【摘要】: 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 从类型、密度、关联及均衡性等方面对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 ①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 分布密度总体呈现“东北多, 西南少”的半包圆型分布格局, 主要集中于长沙、株洲、湘潭 3 市周边。②A 级旅游景区具有明显分形特征, 且分形结构复杂, 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围绕交通、城市等地理要素展开, 京港澳、长张、杭瑞、沪昆等主要交通干线及城市周边是 A 级景区的主要聚集区, 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③A 级旅游景区发展较为活跃, 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差异明显, 在省域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块状”分布特征。④随着景区级别由高往低,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北向西南转移的趋势, 展现为由点状到带状再到点面结合的空间分布规律。⑤旅游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湖泊水系等是影响 A 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在因素, 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是重要的外在推力, 对其空间分布影响较为显著。

【关键词】: A 级旅游景区; 空间分布; 影响因素; 优化; 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7) 02 - 0193 - 08

DOI: 10.15957/j.cnki.jjdl.2017.02.026

旅游景区是旅游产品和旅游活动的核心, 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空间载体^[1]。旅游景区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旅游媒介及客源地共同构成旅游系统。1999 年, 国家旅游局颁布了《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文件, 开始对旅游景区进行等级评定和规范管理^[2]; 2002 年, 国家旅游局为加强旅游景区管理, 提升景区服务质量, 促进国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首次制定了《A 级景区评定标准》。自该标准颁布以来, 我国旅游景区的开发、经营、管理和保护逐步进入正轨^[3], 景区评定不仅得到了市场认可, 而且成为游客潜意识中的“金字招牌”, 尤其是高级别 A 级旅游景区的称号成为旅游部门和地方政府极力追求的目标。旅游景区的等级、数量以及空间分布格局对旅游业的发展状况起着决定性作用, 已成为区域

¹ 收稿时间: 2016 - 07 - 22; 修回时间: 2016 - 11 - 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65); 肇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QN-05)

作者简介: 吴清(1983—), 男, 湖南娄底人, 博士,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与经济、旅游与区域发展。E-mail: wuqing913@126.com。

***通讯作者:** 吴黎(1981—), 男, 湖南涟源人, 硕士,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旅游与体育教育。E-mail: wlzq201007@163.com。

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重要依托。

国外关于旅游景区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也有深入拓展,主要表现在旅游景区内涵阐释和分类^[4-6]、旅游景区质量和竞争^[7-8]、旅游景区感知^[9-10]、旅游景区分布及空间演化规律^[11-12]等方面;国内对旅游景区的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有较大进展,主要侧重于旅游景区空间结构^[12-14]与格局演化^[15-17]、旅游景区管理与容量、景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景区营销等方面^[18-21]。研究理论和方法主要以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点—轴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为基础,运用数理模型和GIS分析技术进行定量分析,近年来运用分形理论等方法对旅游空间演化研究具有增加的趋势。总体上,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空间格局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运用数学建模和地理方法对某一景区或旅游城市的研究较为成熟。但当前国内对旅游景区的研究仍需深入挖掘,主要表现在以特定旅游景区或目的地为个案研究较多,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偏少;研究对象的范围尺度比较局限,以往研究大都以城市圈或某省市范围内5A或4A等级的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尚缺乏以大范围区域所有级别旅游景区为对象的空间分析研究。

湖南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其国家级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森林公园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早在1990年代,湖南省政府就在国内率先提出要加大对旅游业的扶持力度,使旅游业成为全省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就当前而言,伴随空间竞争日益加剧,湖南省旅游业的发展也存在如旅游资源整合不够、旅游景区与周边省份同质化发展、旅游景区经济转换能力不足、旅游产业结构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这些都可以优化旅游景区的空间格局来解决。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湖南省旅游资源优势,本文以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通过ArcGIS软件对全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格局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为合理评价和指导区域旅游业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核密度分析

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密度通常用核密度估算法加以表达,通过研究区域中要素的分布密度在空间上的形态特征及变化来表达空间要素的分布特征,要素的空间分布密度能较为清晰地反映其在空间上的分散或集聚特征^[22]。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密度可以用核密度法加以分析,其公式为:

$$\hat{\lambda}_h(s) = \sum_{i=1}^n \frac{3}{\pi h^4} \left[1 - \frac{(s-s_i)^2}{h^2} \lambda \right]^2 \quad (1)$$

式中: s 为待估计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位置; s_i 为落在以 s 为圆心的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 h 为在半径空间范围内第 i 个A级旅游景区的位置。

1.1.2 网络维数分析

对A级旅游景区空间进行网络化分析时,其所占据的网络格数 $N(r)$ 会随网络尺度 r 的改变而变化^[23],若A级旅游景区具有无标度性,则 $N(r)$ 与 r 的关系满足:

$$N(r) \propto r^{-a} \quad (2)$$

式中： $a=D_0$ 为分维（称容量维）。通过观察行号为 i 、列号为 j 的网格，假设在其中的 A 级旅游景区分布数目为 N_{ij} ，分布总数为 N ，可定义其概率为 $P_{ij}=N_{ij}/N$ ，则信息量公式为：

$$I(r) = - \sum_i^K \sum_j^K P_{ij}(r) \ln P_{ij}(r) \quad (3)$$

式中： $K=1/r$ 为区域各边的分段数，如果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是分形的，则有：

$$I(r) = I_0 - D_1 \ln r \quad (4)$$

式中： I_0 为常数； D_1 为分维（称信息维），反映 A 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的均衡性。一般而言， $0 \leq D \leq 2$ ，网格维数 D 越大，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越均衡，反之则越集中；当网格维数 D 趋近于 1 时，说明 A 级旅游景区分布具有集中到某一地理线上的态势；当 $D_1=D_0$ 时，则表明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属于简单的分形。

1.1.3 空间自相关分析

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自相关主要选取全局 Moran' s I 指数和局域关联指数进行分析，其中，全局 Moran' s I 指数可用于表达 A 级旅游景区在省域范围内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趋势及差异性^[24]；而局域关联指数 Getis-Ord Gi* 通常用来反映要素空间分布的自相关性，刻画要素空间分布在不同地域单元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25]，其分析 A 级旅游景区在局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用以测度不同地域单元的高值簇与低值簇，即热点区与冷点区的空间分布，以上两者的步骤和结果可通过 ArcGIS 软件空间统计模块下的空间自相关工具计算得出。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旅游景区和旅游经济统计数据通过电话访问和实地调研湖南省旅游局获取，统计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1 月。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15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地图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地图院编制《湖南省地图（2015 版）》。首先运用 ArcGIS10.1 软件对湖南省进行配准矢量，得出湖南省区位图；其次借助 Google Earth 获取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位置，再导入 ArcGIS10.1 软件构建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属性数据库，绘制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图（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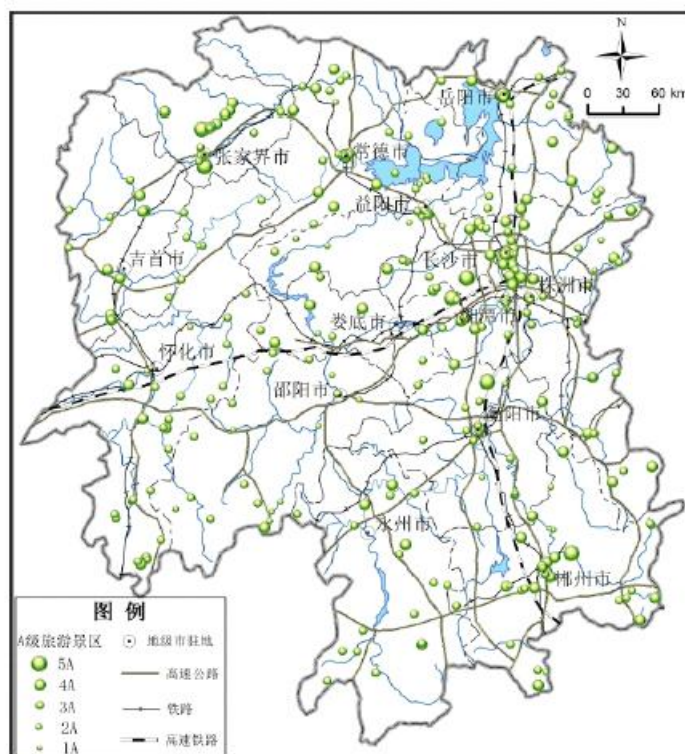


图1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图
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2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特征

2.1 空间类型特征

进行资源类型探讨时，通常用最近邻指数对资源的点状空间分布要素加以描述，其可以划分为集聚型、均匀型及随机型三种类型^[26]。根据A级旅游景区地理空间数据库中各景区的空间定位，在Arc-GIS10.1中使用平均最近邻工具进行计算，得出湖南省292个A级旅游景区的最近邻指数R为0.102，远远小于1；Z得分为-29.340，经检验，置信度为99%，说明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分布上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的集聚，反映该区域旅游开发的适宜性和成熟性。

2.2 空间密度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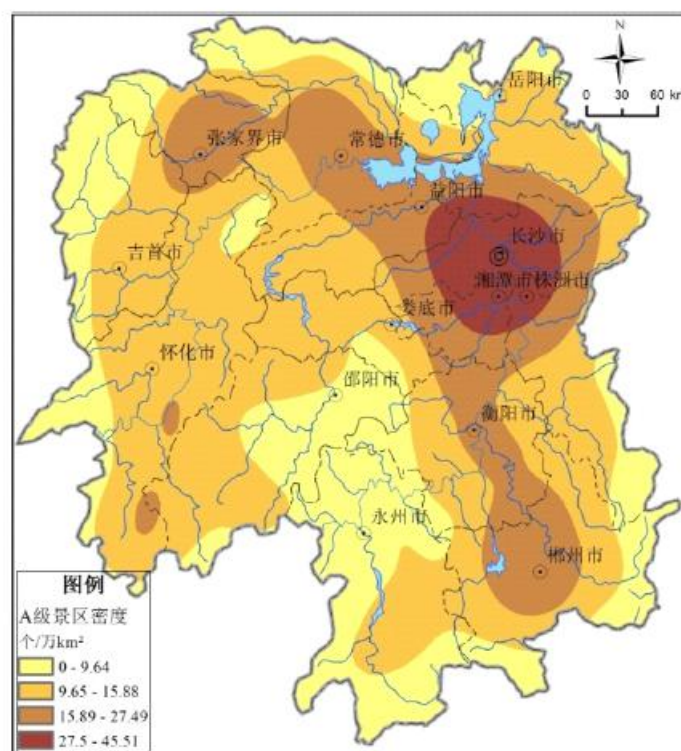


图2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图
Fig.2 Densit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如图2所示,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核密度在省内不同区域差异显著,其空间分布密度总体呈现“东北多,西南少”的半包圆型分布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①从地区差异来看,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湘潭3市周边,分布密度达27.5~45.51个/万 km^2 ;张家界、常德、益阳、衡阳以及郴州等市也有较密集的分布,分布密度达15.89~27.49个/万 km^2 ,邵阳、永州、吉首、怀化等市分布密度相对较少,皆在15.88个/万 km^2 以下,其中邵阳、永州两市分布最少,均在9.64个/万 km^2 以下。②结合图1发现,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沿行政驻地周边分布的特征,且有较为明显的等级性,如以省会长沙组成的长株潭城市群便是A级景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其布局情况较为符合中心地理论。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行政驻地是物质流、人口流、信息流的汇聚地,旅游集散功能较为完善,旅游资源的开发也相对成熟;二是由于行政驻地往往也是文化遗产的集中地,人文旅游资源分布相对较多。③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沿交通分布特征,京港澳高速、长张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周边是A级景区的主要聚集区,这也反映出人类对资源开发的进程。

2.3 空间均衡特征

结合公式(3)和(4),运用网格维模型分析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均衡性,核心计算步骤为:首先在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矢量化图上选取一矩形区域,视矩形区域的边长为1个单位,同时将各边分别分成K等份,则研究区域被分成 K^2 个小区域,且 $r=1/K$, r 为小区域尺寸;其次统计区内A级旅游景区(分形点)所占据的网格数 $N(r)$,再统计每个网格内县市的数目 N_{ij} ,求得概率 $P_{ij}(r)$ 。通过改变 r 值,得到相应的 $N(r)$ 和 $P_{ij}(r)$ (表1),根据网格维模型,计算出对应的信息量 $I(r)$ 。最后将 $(N(r), K)$ 和 $(I(r), K)$ 绘制成双对数散点图(图3),通过最小二乘法测算求出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容量维和信息维值。

表1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网格维数测算数据
Tab.1 The calculating data of grid dimension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K	2	3	4	5	6	7	8	9	10
N(r)	4	9	15	22	31	41	48	59	68
I(r)	-1.3353	-2.1156	-2.5251	-2.8832	-3.2682	-3.4833	-3.6427	-3.8375	-3.9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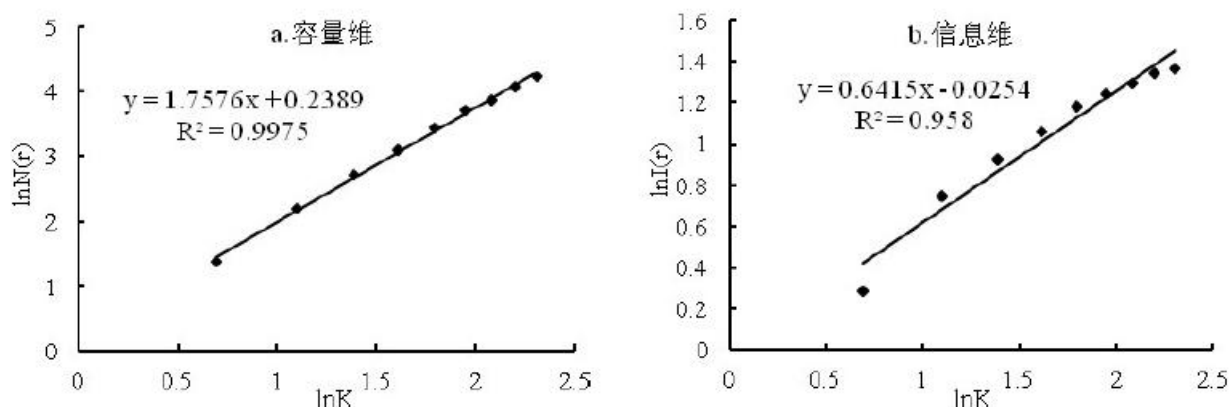


图3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网格维数双对数散点图
Fig.3 The ln-ln plot for grid dimension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由图3可知，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在一定测算尺度上存在宽大的无标度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形特征显著。容量维数值D0为1.7576（判定系数为0.9975），接近于2，表明A级旅游景区在湖南省域尺度上分布相对均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指向对A级旅游景区评选与建设的影响，尤其在人文旅游景区的评定中更为显著。信息维数值D1为0.6415(判定系数为0.958)，小于容量维数，且数值相差较大，说明A级旅游景区的分形结构较复杂，区内分形体系在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存在局部围绕某中心集聚的现象。结合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密度分布图及交通路线可以发现，这种集聚主要围绕区内的长沙、湘潭、株洲、张家界和郴州等主要城市展开。总体上，A级旅游景区具有向区位优势度高、历史发展基础好、资源禀赋高、国家政策优待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较好的地区集聚特征，同时也有沿京广等铁路和长张高速、京港澳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等交通干线分布的趋势，受交通因素影响较大。

2.4 空间关联特征

以湖南省14个地市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利用ArcGIS10.1计算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全局Moran's I估计值为-0.1272，正态统计量Z值为-1.7817，其值为负，检验效果较为显著（Z值小于0.1置信水平临界值-1.65），说明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同县市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特征，即无论旅游景区分布较多的地区还是分布较少的地区，在空间上均趋于集聚态势。

表2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全局Moran's I指数
Tab.2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全局Moran's I指数	-0.1272
预期指数	-0.1069
方差	0.0218
Z值	-1.7817
P值	0.6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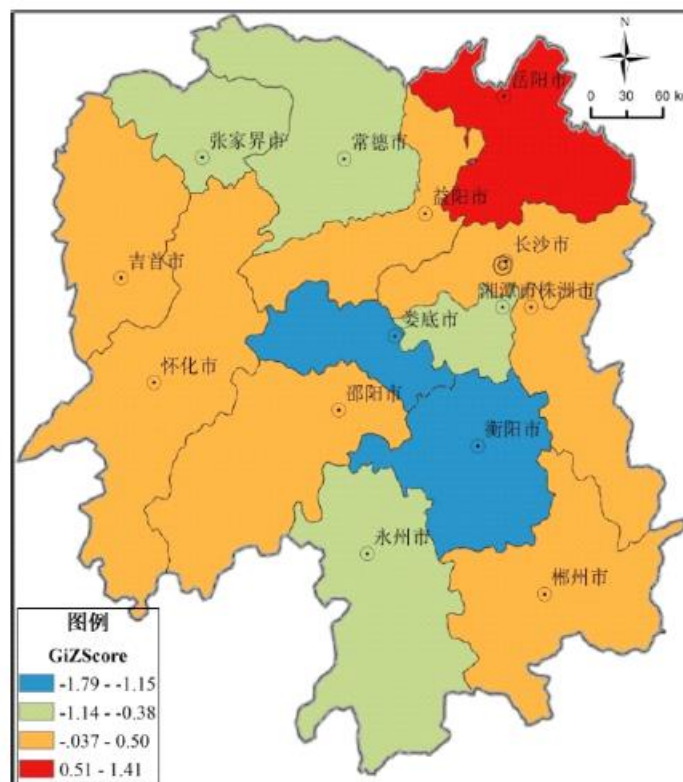


图4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热点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ot spot areas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进一步对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热点区进行分析,计算各地市旅游景区的局域关联指数 $Getis-Ord\ G_i^*$,运用Jenks自然断裂法,将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划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四种类型,得出其空间分布热点图(图4)。如图4所示,A级旅游景区的热点区仅出现在岳阳市,次热点区主要包括长沙市、株洲市、益阳市、郴州市、吉首市、怀化市和邵阳市等7个地区,次冷点区包括张家界市、常德市、湘潭市和永州市等4个地区,而冷点区为娄底市和衡阳市。统计得出,热点和次热点区占全区的57.1%,冷点和次冷点区占全区的42.9%,A级旅游景区的发展以热点区为主,冷点区和不活跃区分布相对偏少,整体发展较为活跃。总体而言,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差异明显,在省域层面上表现出明显的“块状”分布特征。

经分析发现,湖南省各级别A级旅游景区均呈集聚分布,且都趋于随机分布态势。随着旅游景区的级别由高往低,其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北往西南转移的趋势,其分布模式表现为由点状到带状再到点面结合的空间分布规律。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反映出人类对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开发的一致性,也折射出湖南省东北和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3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3.1 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与自然要素的关系

3.1.1 与资源禀赋的关系

旅游资源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区域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制约着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建设,对旅游景区空间结

构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湖南省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更以湖湘文化的发源地闻名国内外，其人文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与固有的自然旅游资源交相辉映。截至 2012 年，湖南全省有世界遗产 2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6 个，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 5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个，国家森林公园 26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 个。根据湖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调查显示，其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类型均丰富多样。在自然旅游资源中，地文类景观（16.9%）、水域风光（12.4%）、生物景观（8.9%）、气象气候（1.6%）4 类合占总体旅游资源的 39.8%；在人文旅游资源中，名人旅游资源地位较高，地方文化特色明显，文物古迹建筑（44.1%）、民俗风情及城乡风貌（4.5%）、娱乐购物（11.5%）3 类合占 60.2%。湖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旅游景区建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其资源禀赋和类型结构优势也使旅游景区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都处于重要地位。

3.1.2 与地形地貌的关系

湖南省地形东南西三面环山，北临长江和洞庭湖，兼具山岳和平原地形，各地区之间生态系统垂直分异较明显。截至 2015 年，全省共有 17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3 个国家地质公园，49 处国家湿地公园，具有开发以不同地形环境为背景的多种生态旅游产品潜力。从图 5 可以发现，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类型分布与地形有着紧密的耦合关系，除张家界以外，其余 3A 以上重要景区主要分布在区域东部的平原丘陵地区，而在西南雪峰山和西北武陵山脉一带，3A 以上旅游景区相对偏少，这反映了旅游资源开发的适宜性和局地性。从景区类型来看，自然景观类旅游景区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山区，而人文类旅游景区如革命纪念馆等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总体上，西部山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处于起步阶段，开发相对粗放，以浅层次的观光旅游为主，在整个旅游产品体系中的地位有待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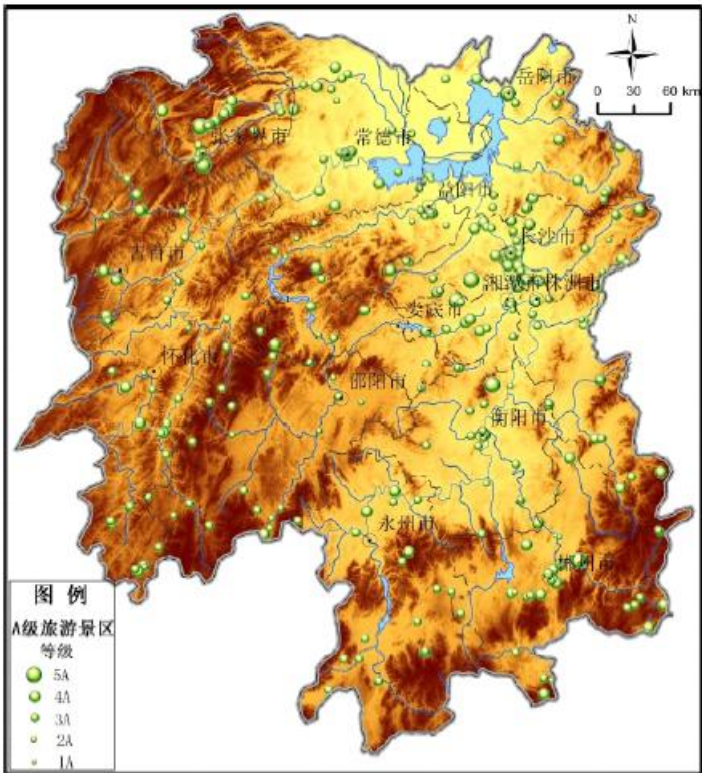


图5 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与地形耦合图

Fig.5 Coupling relations between terrain and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3.1.3 与湖泊水系的关系

湖南省水资源十分丰富，北有“八百里”之称的洞庭湖，南有沅、湘、资、澧四大水系汇入洞庭湖。水系对旅游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水系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源泉，二是水系沿岸分布有大量的旅游资源^[27]。湖南省河流、湖泊众多，结合图 1 不难发现，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明显沿水系分布特征，尤其在湘江和澧水沿线分布最为密集。进一步运用 Arc- GIS10.1 软件缓冲区分析工具，对省内水系分别进行 1km、3km、5km 缓冲区分区得出，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距主要水系 5km 缓冲区范围内，有旅游景区 197 个，占总数的 67.5%；在距水系 3km 缓冲区内有旅游景区 140 个，占总数的 47.9%；在距水系 1km 缓冲区内有旅游景区 72 个，占总数的 24.7%。总体上，A 级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距水系 1~5km 范围内，且沿水系越远，旅游景区分布越少。

3.2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与人文要素的关系

3.2.1 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区域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建设，是影响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推手。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有效促进区域旅游产业的建设，如旅游六大要素中的交通、餐饮、住宿等，这些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反过来也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加快旅游景区建设，从而影响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层次的高低及旅游系统的发达程度^[17]，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尤其在人文类旅游景区开发中体现较为明显。以 2015 年人均 GDP 为指标，通过 SPSS22.0 相关性分析得出，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与人均 GDP 的 Pearson 系数为 0.686**，P 值为 0.002，小于 0.05 且接近于 0.01，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均 GDP 在旅游景区空间差异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省会长沙是 A 级旅游景区和人均 GDP 双高区，两者数值遥遥领先省内其他地市；湘潭、郴州和常德三市的耦合度也较高，其人均 GDP 均在 4 万元以上；而邵阳和湘西两市州则为双低区，人均 GDP 均在 2 万元以下，这表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对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2.2 与交通条件的关系

交通网络是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系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通道和桥梁，旅游交通的通畅程度直接影响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和游客游玩的感应距离，对旅游景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自 2009 年武广高铁开通以来，湖南省旅游客运量迅速提升；2009—2014 年间，旅客客运总量从 141 061 万人次增加到 162 540 万人次，平均每年增长 4 295.8 万人次，其中铁路方面平均每年增加 646.4 万人次。为进一步反映交通与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关系，本文运用 ArcGIS10.1 软件缓冲区工具，建立湖南省主要交通干道 10km 缓冲区，分析得出有 266 处旅游景区分布在缓冲区范围内，占旅游景区总数的 91.1%，其中沿京港澳高速分布的旅游景区最多，占景区总数的 31.5%，进一步反映出交通发展状况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3.2.3 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前文分析显示，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具有沿城市周边分布的特征，而城市往往是人口分布的高集聚区，同时也是旅游客源市场及其潜力市场最大的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影响湖南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决定旅游景区消费市场的等级规模及旅游偏好。由于旅游消费者出游在空间上较多偏向于空间距离较近的旅游地，这对以 3A 级旅游景区占主体地位的湖南省来说，省内人口的空间分布对旅游景区发展影响更为显著。通过 SPSS22.0 相关性分析发现，A 级旅游景区与人口空间分布的 Pearson 系数为 0.586*，P 值为 0.015，大于 0 且小于 0.05，反映出人口分布集聚程度与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关联性较高，两者有较强的匹配关系。2015 年长沙市人口达 743 万人次，旅游景区 39 个，两者耦合性较高，常德、郴州和岳阳等市人口也有较高的分布，均在 500 万人次以上。值得指出的是，邵阳、衡阳、永州等市人口分布较高但旅游景区总数相对偏少，这与景区等级存在一定关联性。结合图 1 发现，湖南省人口分布与 3A、2A 等中低级别景区也存在较高的耦合性，这也印证了省内游客是中低级别旅游景区的主要客源地。总体而言，人口分布对旅游景区空间布局的形成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4 结论与优化

4.1 主要结论

借助 ArcGIS10.1 软件,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网格维数值等研究方法对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具体结论如下:

①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最近邻指数 R 为 0.102,在空间分布上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②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密度总体呈现“东北多,西南少”的半包圆型分布特征,密度最高区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湘潭 3 市周边;具有沿行政驻地周边分布的特征,且有较为明显的等级性,其布局情况较为符合中心地理论;沿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也十分明显,京港澳、长张、杭瑞、沪昆等高速周边是 A 级景区的主要聚集区。③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形特征显著,其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围绕交通、城市等地理要素展开,分形结构较为复杂。④A 级旅游景区发展较为活跃,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差异明显,在省域层面上表现出明显的“块状”分布特征。⑤各级别 A 级旅游景区随着级别由高往低呈现出东北向西南转移的空间分布趋势,其分布模式表现为由点状到带状再到点面结合的空间分布规律。⑥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自然和人文两大因素影响明显,其中自然因素中的旅游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湖泊水系等是影响 A 级旅游景区的内生因素,是旅游景区开发和建设的基础;而人文因素方面,社会经济水平、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是 A 级旅游景区重要的外在推手,对空间分布影响较为显著。

4.2 优化策略

鉴于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旅游景区空间格局进行优化:一是要转变旅游景区的开发模式,深度挖掘人文类旅游资源。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应减少对旅游资源的依赖度,将传统资源导向型模式向以市场—资源—产品—市场的市场导向型模式转变;此外,应深入挖掘人文类旅游景区资源的文化底蕴,如以西部山区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设计出体现区域特色的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性的旅游项目和产品;也可充分利用高品位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开发具有垄断性的旅游产品或旅游区。二是要完善景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景区通达性。旅游景区的集聚区通常是旅游流空间集聚与扩散的中心,湖南省旅游景区应形成以长沙、张家界和衡阳为核心的三大旅游交通板块,充分发挥 3 市的交通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充分利用省内水资源优势,开辟快捷、舒适的水上观光游览线路,以长沙为核心旅游集散地,开通长沙至宜昌、岳阳和衡阳等沿岸水上旅游线路,开发以水为载体的旅游产品。三是要整合旅游景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与中部地区优势旅游景区联合,共同壮大湘北和鄂南的文化旅游、山水休闲度假旅游,形成湘北鄂南楚文化旅游区域、与江西交界的红绿旅游互动区;与西部省份旅游景区联合和互动,将湘西州、张家界和怀化的旅游景区辐射范围延伸扩展至鄂西、贵州、重庆等省区,以民俗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为主题,形成大武陵山脉旅游产品互动区;拓展南方市场,依托珠三角的客源市场,大力发展山水休闲度假旅游、民俗生态旅游、专项旅游等产品,形成泛珠三角旅游资源与市场互动区。通过以上互动区的形成,共同提升中部地区在全国旅游竞争力中的水平。

本文仅对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尚未从时空演变的视角来揭示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将扩大研究时间范围,更准确地揭示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规律,以 2001 年湖南 A 级景区始评时间为起点,以 5 年为时段选取 4 个时间截面分析旅游景区时空演化过程;另一方面,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受诸多因素影响,在不同发展时期各因素对旅游景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此外,政府决策和旅游消费者行为偏好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在今后研究中将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张凌云. 旅游景区景点管理 [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3.
- [2] 朱竑, 陈晓亮. 中国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结构研究 [J]. 地理科学, 2008, 28(5): 607 - 612.

-
- [3] 卞显红. 长江三角洲国家 AAAA 级旅游区空间结构 [J]. 经济地理, 2007, 27(1): 157 - 160.
- [4] Lew A A. A framework of tourist attraction research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7, 14(4): 553 - 575.
- [5] Pearce P L. Analyzing tourist attractions [J]. 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991, 2(1): 46 - 55.
- [6] Swarbrooke J.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visitor attraction, 2nd ed [M].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2.
- [7] Milman A. Hourly employee retention in small and medium attractions: the central Florida example [J].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3(22): 17 - 35.
- [8] Pearce D G, Tan R. The distribution mix for tourism attractions in Rotorua, New Zealand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6, 44(1): 250 - 258.
- [9] Darnell A C, Johnson P S. Repeat visits to attractions: a preliminary economic analysi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22): 119 - 126.
- [10] Lawton L J.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on the Gold Coast of Australia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5, 44(4): 188 - 200.
- [11]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J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J]. 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1): 5 - 12.
- [12] Josep A Ivars Baidal. Tourism planning in Spain: Evolution and perspectiv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2): 313 - 333.
- [13] 吴必虎, 唐子颖. 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分析——以中国首批国家 4A 级旅游区(点)为例 [J]. 人文地理, 2003, 18(1): 1 - 5.
- [14] 马林, 马耀峰, 林志慧, 等. 环渤海—长三角百强景区空间结构比较研究 [J]. 资源科学, 2013, 35(2): 296 - 303.
- [15] 毛小岗, 宋金平, 于伟. 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J]. 经济地理, 2011, 31(8): 1 381 - 1 386.
- [16] 万纤, 刘嗣明, 吴清.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时空差异研究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2(11): 1 426 - 1 432.
- [17] 吴国清. 都市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演化的网络化机理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 [18] 鄢慧丽, 熊浩. 旅游景区的准入批量与最大容量分析 [J]. 旅游学刊, 2013, 28(4): 83 - 87.
- [19] 汪德根, Alan A. Lew. 国家公园“门票经济”的公益性回归与管理体制改革 [J]. 旅游学刊, 2015, 30(5): 11 - 13.

-
- [20] 冯刚, 任佩瑜, 戈鹏, 等. 基于管理熵与 RFID 的九寨沟游客高峰期“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研究 [J]. 旅游科学, 2010, 24(2): 7 - 17.
- [21] 刘如菲. 游客环境行为分析及其对可持续旅游选择性营销的启示——以九寨沟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0, 25(6): 114 - 119.
- [22] 王远飞, 何洪林. 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23] 刘继生, 陈彦光.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维数及其测算方法 [J]. 地理研究, 1999, 18(2): 171 - 178.
- [24] 徐建华. 地理建模方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25] Getis A, Ord J K.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by the use of distance statistics [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2(24): 189- 206.
- [26] 张超, 杨秉赓. 计量地理学基础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28 - 54.
- [27] 李细归, 吴清, 刘大均. 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J]. 热带地理, 2014, 34(3): 422 - 428.